

# 怀念战友

陈士渠

今天,有多少迎着刀锋冲锋过的战友湿了眼眶。

每次在家,我都会细细品味妻子做的佳肴,因为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幸福的品尝,我不知道,走出家门的我,还能不能再享受。

每次孩子回家,我都会深情地拥抱他,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触摸他,因为我不知道,下次他还能不能见到我这个不合格的爸。

每次打母亲的电话,我都用心听她讲话,因为,这也许是我给她的最后一个牵挂,因为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下一次打通她的电话。

每次离开家,我都会深情地看着她,因为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看她,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再回到这温暖的家。

每次出警,我都作为最后一次的出发,因为我不知道,表面善良的人是不是瞬间变得狰狞可怕。

每次抓捕,我都作为最后一次的离家,因为我不知道犯罪分子手中的凶器,我是否有机会拿下它。

所有这些我仍然不怕,因为我是警察,我是直面犯罪分子的一线基层警察,我的信念告诉我,为了当初的誓言,我一定要送更多的人回家。

我不知道这一次何时到来,如果我真的拥有了这一次,那将是我对自己当初誓言最后一次忠实的回答。

我知道,任何一次,都会成为我生命中的最后一次。我倍加珍惜,珍惜拥抱这最后一次前的所有光华!

(作者系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

# 悼常群勇

援疆战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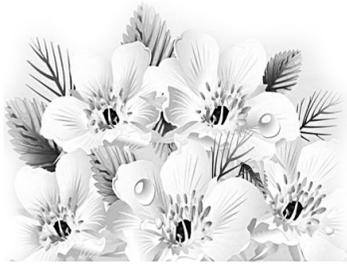
在冬夜的新疆  
又一次听到血染警装的悲伤  
年轻的生命  
等不到明天的太阳  
亲爱的战友  
倒在了惩恶扬善的路上

我理解你  
你在践行人民警察的无悔担当  
我同情你  
你在诠释人民警察的浴血荣光  
但我更心疼你  
我不敢想象  
父母失去儿子  
妻子失去丈夫  
孩子失去父亲  
那是何等的凄凉 何等的沮丧  
满眼全是泪光 全是泪光

岁月静好  
是每个人的渴望  
世界太大  
还有罪恶太猖狂  
为缉捕罪恶  
你英勇无畏 剑出锋芒  
无惧匕首刺进胸膛

警察的牺牲  
有人不理解  
只有经历血与火考验的同行  
才明白什么是忠诚担当  
我点亮一支蜡烛  
遥送你一路走好

常群勇 你的名字  
像星辰一样闪耀  
漆黑都被点亮  
常群勇 你的名字  
在神圣警徽中闪闪发光  
……



# 家是什么

张露

常常回忆起那座老屋,那座承载着我所有童年记忆的老房子。它像一张老唱片,记录着我第一颗青春痘,第一次放声痛哭,第一次记日记,第一次读诗……所有青春的成长的小秘密。午夜梦回时,我又变成那个小孩,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不停张望,这个时候我常常问自己:家,是什么?

孩提时代,父母在的地方就是家。早上,揣着一个热腾腾的包子挎上书包,急急忙忙往学校赶;中午,一进门就闻到饭菜香,进院听到锅铲转动的声音,脚步就会变得急切,想看看妈妈又做了什么好吃的;晚上,一家人围坐桌前,两大盘子凉拌菠菜,一筐萝卜玉米面饼子,一碗玉米面糊糊,简单的饭食却吃得津津有味,我们四个小孩争先恐后,七嘴八舌将自己班里发生的事报告给大家,爸爸妈妈则笑眯眯地看着年幼的我们。这是家,是最温暖、最贴心、最放松、最肆无忌惮的地方。

下雨天,妈妈会追出去老远,只为让我带把伞。漆黑阴冷的冬夜,爸爸会等在校门口,只为陪我一起回家。这就是家,让你不耐烦,却又让你感动的家,可我总想着有一天,像鸟儿一样,飞得越远越好,逃离这个家。家,竟然是青春期想要逃离的地方。

及至结婚,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家是什么?家是夫妻相伴的地方,即使有过争吵,有过伤心欲绝,但还是会回到那个地方,为孩子的饮食起居操心费力,为那个“恨透了”的人操持一桌热腾腾的饭菜。看着那个小小少年一点一点成长为风度翩翩的青年学生,像当年的自己一样,远走高飞,去见识不一样的风景,去认识不一样的人,去过一种与自己截然不同的生活,你感到由衷的喜悦和自豪。

家里渐渐沉寂,像熄灭了炉火的房间,只剩下了相依为命的老两口,我们老了。看着门前的落叶在秋风中上下翻飞,看着白雪又一次把大大小小的路覆盖,看着燕子再次欢欢喜喜在屋檐盘旋,看着大柳树又一次绿荫如盖,日子就在这样的翘首期盼中一天天过去,我们掰着指头计算孩子的归期,心中牵挂着,却不敢打一个电话,唯恐打扰孩子的工作生活,惹他不高兴。这就是父母啊,永远的牵肠挂肚,永远的小心翼翼,永远的任劳任怨,付出再多也无怨无悔。

我们老了,对儿女的思念与日俱增,有儿女的地方就成了我们的家。于是,我们这一代的父母,有的南下,有的北上,开始了为儿女而活的人生,抛弃了故土难离的老观念,将自己从熟悉的土壤连根拔起,背着行囊匆匆奔走在异乡的暮色里,为了什么?为了孩子,同时,也是为了自己,为了有一个家。

天各一方,那不是家。家是什么?团圆的地方就是家。

(作者单位:辛集市交警大队)

活,你感到由衷的喜悦和自豪。

家里渐渐沉寂,像熄灭了炉火的房间,只剩下了相依为命的老两口,我们老了。看着门前的落叶在秋风中上下翻飞,看着白雪又一次把大大小小的路覆盖,看着燕子再次欢欢喜喜在屋檐盘旋,看着大柳树又一次绿荫如盖,日子就在这样的翘首期盼中一天天过去,我们掰着指头计算孩子的归期,心中牵挂着,却不敢打一个电话,唯恐打扰孩子的工作生活,惹他不高兴。这就是父母啊,永远的牵肠挂肚,永远的小心翼翼,永远的任劳任怨,付出再多也无怨无悔。

我们老了,对儿女的思念与日俱增,有儿女的地方就成了我们的家。于是,我们这一代的父母,有的南下,有的北上,开始了为儿女而活的人生,抛弃了故土难离的老观念,将自己从熟悉的土壤连根拔起,背着行囊匆匆奔走在异乡的暮色里,为了什么?为了孩子,同时,也是为了自己,为了有一个家。

天各一方,那不是家。家是什么?团圆的地方就是家。

(作者单位:辛集市交警大队)

# 秋山寒(外一首)

王敬德

秋山夜雨寒  
雁南叫声残  
树黄柿灯艳  
霜叶烧红天

万木皆萧萧  
千树无衣穿  
秋苦为春甘  
繁盛待来年

# 冬山眠

梅开笑迎寒  
松挺逗冰玩  
群鸟速藏忙  
松鼠戏影欢

雪被哄山睡  
梦见盛春暖  
守者轻声慢  
恐惊冬山眠

# 一片乡情入画来

文/王新伊 图/于冬

乡情是一根细细的线,总能将远飞游子的心扯出一丝痛感。在画家于冬笔下,那一怀乡情即是三分留白,十足墨韵。老辣的气韵骨法,传神的随类赋彩,处处藏着悠远灵动的乡情,折射着故乡赋予他的文化品格和力量。

画过了实境和虚境的山山水水,于冬终于将故乡之美呈现笔端。在这组画作中,不仅能看到一如既往雄浑旷达的于冬,还能看到前所未见细腻感性的于冬。以形写形、以色貌色,见山仍是山,见水仍是水。那荒芜的草、苍劲的松、冰封的河、南飞的雁,那青葱的稻田、微开的杜鹃、半掩的村居、耕作的农人,细致描摹出一个自然闲适又生机勃勃的家园。

这就是故乡,亦远亦近,亦幻亦真,在现实中,在记忆里。



这就是故乡,始终有倚门张望的亲人,有少年无忧的岁月,有魂牵梦绕的思念,有物换星移的怆惶。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策马天涯、红尘看遍,乡情

还是旧光阴投射在心中纸上的一缕气息,甜而稳妥,甜而怅惘……近乡情怯的爱与痴,思而不得的情和愁,对于画家,对于诗人,对于你我,都是人生不必救赎的

不完满。恰是这种不完满,牵动着游子的心弦,成为我们灵魂深处的那道光,千山万水之后,依然看得见来路,找得到归途。(作者单位:隆化县公安局)

# 盛会赋

郭建刚

盛会精神领航先,  
金盾力举意无边。  
苍穹晴阔洗日月,  
最是正义浸华篇。

警徽高悬法严正,  
潜学尽悟志向前。  
愿作长天青春鸟,  
唯有奋进在人间。

(作者单位:石家庄市鹿泉区公安局政治处)

# 远去的吆喝声

兰新良

初冬的午后,我正在暖阳下看书,突然从窗外马路边飘来一声悠长的吆喝声:“磨剪子来——钱菜刀——”那如天籁般声音,听起来是那么熟悉亲切!我急忙站起身探头向窗外望去,几时飘荡在农村的吆喝声顿时在脑海中响了起来……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的老家农村,没有电话喇叭之类的通讯扩音工具,做生意的摊贩主要靠喊。那时农村离县城远,附近的集市稀少,农户中缺少的物品大多是从走街串巷的小贩处换来的。小贩们就练就了一副好嗓子,大街上一叉腰,脖子上搭一条毛巾,扬起脖子大喊:“破烂换糖球喽——”“卖小鸡小鸭啊——”“崩爆米花喽——”那声音都是拉得挺长,尾音向上,十分动听,又十分亲切。

我从小就是听村里的吆喝声长大的。记得有个卖油条的老人,至今脑海中仍能隐约记起他的模样。衣衫亮丽,泛着油光,骑着一辆加重的自行车,车后封着一个红荆条编成的筐,筐里装满了油条。他是这样吆喝的:“果子——咧——,新——炸滴——果子!”他的喊声前半截一字一顿,后半截两字一顿,不急不缓,铿锵有力。他的油条是那种标准的北方果子,肉厚,软乎,老人们极喜欢。还有一个卖油条的矮个中年人,他的吆喝很特别,喊得像跟人打架似的。“果子!果子!大果子!大果子——咧——”前面像热锅炒豆子,噼里啪啦地爆,后面一个“咧”字拉得老长,然后上扬,扬到最高处,

再往下降,极具有穿透力。这人卖的油条其实就是果子片,有的还沾了糖,又香又甜又脆,小孩子们都爱吃。

最萦绕在心间的还是卖货郎的吆喝声。卖货郎手推一辆小推车,上面用铁丝缠绕成网状的笼子,笼子里面放着针头线脑,还有我们小孩子喜欢吃的面糖、水果糖、糖稀和各式各样的玩具,着实惹人眼。货郎把小推车放下,手中拿一面拨浪鼓,极有韵味地一摇,然后亮开嗓门,高声吆喝着:“废塑料,破布鞋,头发辫子拿出来……”“长头发,换娃娃!”他的喊声就跟唱歌似的,宛转悠扬,不着急,声音也不大。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些东西深深地诱惑着我们。虽然没钱买,我和小伙伴们也会傻傻地跟着他们从巷头走到巷尾,常常忘了回家吃饭。

最美丽的吆喝声来自酷暑。“甜——冰棍儿——咧,甜——冰棍儿——咧”,令人口舌生津的吆喝声由远而近,又由近而远。一个甜字,喊得你直流口水。叫卖者是大高个,瘦瘦的,自行车的后座上绑着一个白色木箱。每每听到这叫声,我不由自主地摸摸口袋,期盼那里能蹦出几个硬币来。

印象最深的还有个卖香油的老人。他很少喊,他每日来卖香油就是敲着个木梆子,“当、当、当”声音很是特别。老人年龄很大了,香油很好卖。有一段时间,时常听到一阵吆喝声,随着声音望去,只见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推着两铁水桶香油,一边走一边吆喝道:“香油噢,谁买香油



噢!”吐字清晰,有轻有重,有高有低,尤其那尾音拖得老长老长,煞有节奏。洪亮的叫卖声,可是人们好像不太买账,来了几次渐渐熟了才知道他是老人的儿子。为了不让老人劳累,儿子替老人卖香油,可是大家只认梆子声,不认吆喝声,这也是有趣。

到了冬天农闲季节,小小的村子便成了小贩们卖弄吆喝的舞台。常常早晨一起床,大街就会传来“卖豆腐喽,刚打的豆腐——呢!”的吆喝声。紧接着卖油条的吆喝声接踵而至,一会儿,又传来“卖凉粉喽——凉粉来了哦!”的吆喝声,从早到晚,吆喝卖吃的,吆喝卖穿的,吆喝卖用的,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不绝于耳。那游走在农村间的或悠长或婉转的吆喝声,像跳动的音符,给乡村的大人孩子们带来无限的愉悦。在那个物质和精神都极为匮乏的年代,那质朴的吆喝声能熨服人们的心灵,给人们带来希望和梦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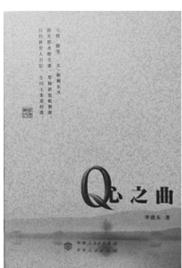
如今在农村里超市、小卖铺很多,

附近村庄三五天一个集,物质极为丰富,那淳朴的吆喝声再也很难听得到了,即使农忙时偶尔到村中有走街串巷卖菜的,也是一辆三轮车,慵懒地在街道上慢吞吞地走着,车上绑着录了音的小扩音器反复地放,机械般单调重复,少了吆喝声的抑扬顿挫,少了儿时的热闹与喧嚣,更少了孩童们围着小贩你追我赶的情调。

记忆里那些美好的吆喝声已经消失在岁月的深处,离我们渐行渐远,远成了一个个鲜活的梦。我也唯有在梦中才能重拾曾经的温馨,去寻找那一段永远不可复制的旧时光旧情节……

(作者单位:孟村回族自治县公安局)

# 李建东诗词集《心之曲》出版



本报讯(梁桐桐)邯郸市公安交警支队平广大队宣传科长李建东所著诗词集《心之曲》,日前由伊犁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新华书店经销。该诗词集共分

《参赛、获奖、入选诗词》《社会交流及题写友人诗词》《警营文化诗词》《题书画家诗词》《古典诗词绝句》《古风》《律诗》《词》《元曲》九个部分,其中有多首作品曾获得各类奖项或入选不同版本图书。透过诗词集,可以感受到作者对古诗词研究的深入,对古词牌运用的讲究以及对平仄韵律掌握的熟悉。

作者系中国诗词协会会员、省公安作家协会理事,广平县政协常委。